

清金圣叹评傅开沛袁玉琪校点

第六才子书

DI LIU CAI ZI SHU XI XIANG JI

西厢记

67

内 容 提 要

王实甫《西厢记》问世以来，以它委婉曲折的故事，鲜明有个性的人物形象，香艳美妙的曲文以及反封建的深刻社会意义征服着六个世纪的读者，搬上舞台以后，更是家喻户晓，万口流传了。然而，对这部伟大作品却是毁誉不一，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人把它谤为“淫书”，必欲禁之而后快。明末清初思想家、文艺评论家金圣叹却大胆以评点的形式给这部书以高度的评价。他的评语除冲破儒教藩篱，表达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外，还在文艺理论上有着自己的体系和观点，成为我国古代文论宝库的珍藏，与《西厢记》融为一体，读起来既可得到文学形象的美感享受，还可学到我国传统的文艺理论知识。

《第六才子书西厢记》与王著《西厢》不尽相同，显系金圣叹的改动。

318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

清 金圣叹评
傅开沛 袁玉琪 校点

责任编辑 王鸿芦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
郑州市金水印刷厂印刷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 32开 10.375印张 224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500册

统一书号 10219·134 定价 2.20 元

前 言

金圣叹是明末清初一位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。他名采，字若采，又名喟，苏州府长洲（今江苏吴县）人。入清后，更名人瑞，字圣叹。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卒于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。他继承了李贽、叶昼的文艺思想，理论比李贽系统，见解比叶昼精湛。他在《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》里，论述了文学创作许多方面的问题，为发展中国古典文艺理论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金圣叹是被清王朝封建统治者杀害的，因此，正史没有为他立传。记载他生平事迹的材料，仅有廖燕的《金圣叹先生传》、蔡可因的《金人瑞传》、无名氏的《辛丑纪闻》。这些材料，文字简略，只记叙金氏生平事迹的一些片断。现将这些片断连缀起来，可以窥见金氏生平事迹的一斑。

童年时期的金圣叹，生活困苦，家景贫寒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“门祚单薄，自幼时亲属凋丧至多”。他“生而颖异，倜傥不羁”（蔡可因：《金人瑞传》。）少年时，“补博士子弟员，会岁试”，因文章“怪诞不中程法”，多次被革除学籍。应科试时，成绩优异，“举拔第一”补入吴县庠生。

青年时代的金圣叹，热衷科举，曾幻想忠君济世，献身于封

建王朝。他在《日升歌》中写道：“登山望朝阳，丹鸡无端鸣。烛龙全身曩，光华未离海，其势照四方。此物如可揽，持用献君王。”可惜，他的文章不受封建统治者赏识，一生没有做官。

中年时代的金圣叹，又遭离乱之苦，弟弟和妹妹，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相继失散。他在《忆舍弟》诗中写道：“舍弟西风里，流离数口家”。“火食何由得，儿童那不谙？”幸运的是，他的妹妹尚存人间，并添了外甥。金圣叹悲中转喜，高兴地吟道：

“乱离存舍妹，艰苦得添丁。”金圣叹的家庭，也处在贫病交加之中，“贫穷因讳疾，并白且伤生。夫子渐衰落，儿曹全未成。百端寒热里，悞汝一身婴”（《病妇》）。由于他终身布衣，过着清贫的生活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关，深深憎恶贪官污吏和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民的剥削和愚弄。他在评点《水浒》中，认为人民的造反，是“乱自上作”，对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，寄予了深切同情。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初，他亲自参与并组织了当地人民具有反抗清朝统治性质的“抗粮哭庙”事件而被杀害和抄家。时年五十五岁。

金圣叹一生，曾有志评点《离骚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杜诗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，即所谓“六才子书”。可惜除《水浒》《西厢》外，其他四《四才子书》，都没来得及批点竣事，即被杀害。他殉难时有诗曰：“《庄》、《骚》、马、杜待如何？”廖燕的《金圣叹先生传》指出：“其祸虽冤屈一时，而功实开拓万世”。他留给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——文艺理论，却永远放射着光芒。

二

我国古典文学名著《西厢记》问世以来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誉。然而，封建的卫道士读后，却“揎拳捋臂，拍凳捶床，骂是淫书”（《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》）。金圣叹肯定了《西厢记》反封建的思想，为《西厢记》辩诬。认为“《西厢记》所写事便全是《国风》所写事”，可与《国风》媲美。《国风》描写“男求女，女求男”题材的诗作，被誉为“三代之盛音”，而《西厢记》歌颂崔莺莺和张君瑞为争取婚姻自由，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题材的作品，怎么就成了“最卑秽”的“淫书”呢？金圣叹驳斥说：“人说《西厢记》是淫书，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。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，何地无之？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，便废却天地耶！”金圣叹引用古代书籍的例子证明，“自古至今，有韵之文，吾见大抵皆儿女此事……，夫为文必为妙文，而妙文必借此事。然则，此事真其妙事也，何也？事妙故文妙，今文妙必事妙也”（《酬简》篇首总评）。

金圣叹为了批驳冬烘先生的封建理念，又拿《西厢记》和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相比。金圣叹认为，这三部书都是优秀作品，有着同样的社会价值。他说：“圣叹本有才子书六部，《西厢记》乃是其一，然其实六部书，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。如读《西厢记》实是用读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手眼读得。如信仆此语时，便可将《西厢记》与子弟作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读（《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》）。”把《西厢记》作历史教科书来对待，前人不曾有。他的观点，表现了他进步的民主倾向和艺术上卓越的才华。经过他的评点，大大提高了《西厢记》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。

“金批西厢”的一个重要原则，就是强调作家要真实地反映生活。他认为，文学作品是记事的书，“有其事故有其书”。他在《留赠后人》一文中指出：“于读书之时，如入名山，如泛大河，如对奇树，如拈妙花焉。于入名山，泛大河、对奇树，拈妙花之时，如又读其胸中之书焉。”他认为，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，是文学创作的基础，没有生活，就没有文学创作。“文章真如云之肤寸而生，无处不有，而人自以气不平，心不细，眼不到，便随地失之。”（《前候》篇首总评）作家不仅要细心观察生活，真实反映生活，而且，还要成为人民的代言人。他在《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》中指出：“《西厢记》不是姓王字实甫此一人所造。但自平心敛气读之，便是我适来自造，亲见其一字一句，都是我心里恰正欲如此写，《西厢记》便如此写”。“想来姓王字实甫此一人亦安能造《西厢记》？他亦只是平心敛气，向天下人心里偷取出来”。传统的文学观点，是要作家“代圣贤立言”，金圣叹反其道而行之，要作家代人民立言，他的见解，对今天仍有启发。

在我国文学史上，文学评论家的理论著作，如汗牛充栋，多不胜数，而对文学要塑造具有代表性人物的理论，却不多见。所谓代表人物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典型人物。他赞赏王实甫善于塑造各式各样艺术典型的能力，他说：王实甫“不单会写才子佳人，任凭换却题教他写，他俱会写”。“若教他写诸葛公白帝受托、五丈出师，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孤忠老臣满肚皮眼泪来”（《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》）。这就是说，诸葛亮是无数“孤忠老臣”的代表，他身上体现出了古今贤相的性格特征。张君瑞也是代表性人物，金圣叹说，《西厢记》写张生，便真是相府子弟，便真是孔门子

弟”（《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》）。他具有异样高才，又有异样苦学，异样豪迈，又异样淳厚。他和莺莺一见钟情，从不滥用爱情，行动上并无一毫奸计，半点轻狂。这就是说，在张生身上，体现出了孔门子弟勤奋、苦学、淳厚、豪迈的性格特征。有共性，还要有个性。要“人有其气质，人有其形状，人有其声”。《西厢记》中的莺莺和红娘，一个是相国小姐，一个是崔家的女婢，他们的思想、气质、言谈、举止各不相同，谁也不会把娇涩、深沉的莺莺同爽朗、乐观、勇敢的红娘混为一谈。金圣叹佩服王实甫的笔力，说《西厢记》“写相府小姐，便断然不是小家女儿，笔墨之事，至于此极，真神化无方”。

在总结作家的某些艺术表现手法方面，金圣叹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。他研究了作家创作的甘苦后指出，写出个性分明的人物，要靠细节描写。他借用释氏《俱舍论》（玄奘译）中“极微”一词，说明细节描写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夫娑婆世界，大至无量由延，而其故乃起于极微；以至娑婆世界中间之一切所有，其故无一一起于极微。”比如烛火之焰，是由淡碧入淡白，又由淡白入淡赤，又由淡赤入干红，由干红入黑烟，“此如之何其相继也？必有极微于其中间”。文学创作，只有描写了物或人的“极微”之处，才能呼之欲出，如在眼前。

明清之际，文学点评家辈出，文学评论十分活跃。“金批西厢”除上述几方面之外，他对文学的社会作用、“那辗”手法的运用、艺术创作中的灵感、语言、情节和结构等问题，都有精辟的见解，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。

金圣叹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儒生，他不仅存在着封建意识，还杂有佛、道的思想成份，这些消极、落后的东西，不时带进了“金批西厢”的字里行间。他本来肯定了崔、张的反封建行动，

但在《琴心》篇的批语中，又指责莺莺和张生的自由婚姻是违背了封建的闺范，说“先王制礼，万万世不可毁”；在《恸哭古人》中，申述了老庄“无为”的思想，无所为，只有借批《西厢记》来消遣人生；在《惊梦》篇，大谈人生于梦；在另外一些章节中，又阐释佛教的唯心论，削弱了《西厢记》积极的思想意义。

三

“金批西厢”问世以来，刊刻者众多，仅《元代杂剧全目》就收录近四十种刊本。许多刊本，刻印粗糙，舛误甚多。本书以乾隆年间宝淳堂《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》为底本，以康熙年间四美堂《贯华堂第六才子书》、乾隆年间楼外楼《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》、致和堂《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》作校本。校勘的重点是，订正讹误，校出异同。

本书采用现代汉语标点，重新分段。评点文字中，金氏说明是引用别人话的，校勘本用引号标出，未说明是引用别人的话，又不像金氏语言的，亦不妄加引号，姑仍按原本之旧。

“金批西厢”附有《才子西厢醉心篇》二十四篇短文，文章出自谁手，有待考证，底本标有“太史陈维崧其年订”，而《笺释第六才子书西厢记》，则标“吴门唐伯虎先生编次”，文章仅二十篇，且文字和底本出入甚大。这组短文，对《西厢记》的各章，做了扼要品评，文字近似骈体，语言简淡清新，可以一读。

为了使校勘工作做得细一些，那怕是小有价值的《笺释第六才子书西厢记》、《评点西厢记传奇》等，也拿来一并参校，使校勘后的“金批西厢”，接近金圣叹文字的原貌。

由于学力不足，经验缺乏，整理工作一定存在不少问题，切盼读者教正。

傅开沛

1985年7月

目 录

前 言

卷之一

序一 曰恸哭古人…………… (1)

序二 曰留赠后人…………… (4)

卷之二

读第六才子书《西厢记》法…………… (7)

卷之三

会真记…………… (19)

附 会真诗…………… (27)

卷之四

第一之四章…………… (40)

一之一 惊 艳…………… (40)

一之二 借 厢…………… (52)

一之三 酬 韵…………… (65)

一之四 闹 斋…………… (76)

卷之五

第二之四章…………… (85)

二之一 寺 警…………… (85)

二之二 请 宴…………… (103)

二之三 赖 婚..... (113)

二之四 琴 心..... (124)

卷之六

第三之四章..... (136)

三之一 前 候..... (136)

三之二 闹 筒..... (146)

三之三 赖 筒..... (162)

三之四 后 候..... (176)

卷之七

第四之四章..... (188)

四之一 酬 筒..... (188)

四之二 拷 艳..... (201)

四之三 哭 宴..... (215)

四之四 惊 梦..... (226)

卷之八

续之四章..... (238)

续之一 捷 报..... (238)

续之二 猜 寄..... (246)

续之三 争 艳..... (252)

续之四 团 圆..... (260)

附 一

才子西厢醉心篇 太史陈维崧其年订

惊 艳..... (271)

步香尘底印儿浅..... (271)

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..... (272)

借 厢	(273)
穿一套缟素衣裳	(273)
酬 韵	(275)
隔墙儿酬和到天明	(275)
闹 斋	(276)
我是个多愁多病身，怎当他倾国倾城貌	(276)
寺 警	(277)
笔尖儿横扫五千人	(277)
请 宴	(279)
我从来心硬，一见了也留情	(279)
端详可憎	(279)
赖 婚	(281)
他谁道月底西厢变做梦里南柯	(281)
琴 心	(283)
他做了个影儿里情郎，我做了画儿里爱宠	(283)
中间一层红纸几眼疏棂，不是云山几万重	(284)
前 候	(285)
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	(285)
闹 筒	(287)
晚妆楼上杏花残	(287)
赖 筒	(288)
金莲蹴损牡丹芽	(288)
后 候	(289)
亲不亲尽在您	(289)
酬 筒	(291)
难道是昨夜梦中来	(291)

拷 艳	(292)
立苍苔绣鞋儿冰透	(292)
哭 宴	(293)
昨霄今日清减了小腰围	(293)
送 别	(294)
四围山色中，一鞭残照里	(294)
惊 梦	(296)
惨离情半林黄叶	(296)
捷 报	(297)
一寸眉心，怎容得许多颦皱	(297)
寄 衫	(298)
治相思无药饵	(298)
求 婚	(299)
偷韩寿下风头香	(299)
团 圆	(301)
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	(301)

附 二

金圣叹先生传	廖 燕 (303)
金人瑞	蔡巧因 (304)
辛丑纪闻	无名氏 (307)

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之一

圣叹外书

序一 曰恸哭古人

或问于圣叹曰：“《西厢记》何为而批之、刻之也？”圣叹悄然动容、起立而对曰：嗟乎！我亦不知其然，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以自己也。

今夫浩荡大劫，自初迄今，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。几万万年月，皆如水逝云卷，风驰电掣，无不尽去。而至于今年今月，而暂有我；此暂有之我，又未尝不水逝云卷，风驰电掣而疾去也。然而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；幸而犹尚暂有于此，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？我比者亦尝欲有所为，既而思之：且未论我之果得为与不得为，亦未论为之果得成与不得成；就使为之而果得为，乃至为之而果得成；是其所为与所成，则有不水逝云卷、风驰电掣而尽去耶？夫未为之而欲为，既为之而尽去，我甚矣！叹欲有所为之无益也。然则我殆无所欲为也。夫我诚无所欲为，则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、风驰电掣，顷刻尽去，而又自以犹尚暂有为大幸甚也。甚矣，我之无法而作消遣也。

细思我今日之如是无奈，彼古之人独不曾先我而如是无奈哉？我今日所坐之地，古之人其先坐之；我今日所立之地，古之人之立之者，不可以数计矣。夫古之人之坐于斯，立于斯，必犹如我之今日也。而今日已徒见有我，不见古人。彼古人之在时，岂不默然知之？然而又自知其无奈，故遂不复言之也。此真不得不致

憾于天地也，何其甚不仁也？既已生我，便应永在；脱不能尔，便应勿生。如之何本无有我，我又未尝哀哀然丐之曰：尔必生我，而无端而忽然生我。无端而忽然生者，又正是我；无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，又不容之少住^①。无端而忽然生之，又不容少住者，又最能闻声感心，多有悲凉。嗟乎，嗟乎！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，云何起古人。如使真有九原，真起古人，岂不同此一副眼泪，同欲失声大哭乎哉？乃古人则且有大过于我十倍之才与识矣，彼谓天地非有不仁，天地亦真无奈也。欲其无生，或非天地；既为天地，安得不生。夫天地之不得生，是则诚然有之，而遂谓天地乃适生我，此岂理之当哉！

天地之生此芸芸也，天地殊不能知其为谁也。芸芸之被天地生也，芸芸亦皆不必自知其为谁也。必谓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，则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我也。然而天地明日所生，又各各自以为我，则是天地反当茫然，不知其罪之果谁属也。夫天地真未尝生我，而生而适然是我，是则我亦听其生而已矣。天地生而适然是我，而天地终亦未尝生我，是则我亦听其水逝云卷，风驰电掣而去而已矣。我既前听其生，后听其去，而无所于惜，是则于其中间，幸而犹尚暂在，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，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！

得如诸葛公之躬耕南阳，苟全性命，可也，此一消遣法也；既而又因感激三顾，许人驱驰，食少事烦，至死方已，亦可也，亦一消遣法也。或如陶先生之不愿折腰，飘然归来，可也，亦一消遣法也；既而又为三旬九食，饥寒所驱，叩门无辞，至图冥报，亦可也，又一消遣法也。天子约为婚姻，百官出其门下，堂下^②建牙吹角，堂后品竹弹丝，可也，又一消遣法也；日中麻麦一餐，树下冰霜一宿，说经四万八千，度人恒河沙数，可也，亦一消遣

法也。何也？我固非我也。未生已前，非我也；既去已后，又非我也。然则今虽犹尚暂在，实非我也。既已非我，我欲云何？抑既已非我，我何不云何？且我而犹望其是我也，我决不可以有少误；我而既已决非我矣，我如之何不听其或误，乃至或大误耶？误而欲以非我者为我，此固误也，然而非我者，则自误也，非我之误也。又误而欲以此我，作诸郑重，极尽宝^③护，至于不免呻吟啼哭，此固大误也。然而非我者则自大误也，非我之大误也；又误而至欲以此我，穷思极虑，长留痕迹，千秋万世，传道不歇，此固大误之大误也。然而总之非我者，则自大误、大误也，非我之大误、大误也。既已误其如此，于是而以非我者之日月，误而任我之唐丧可也。以非我者之才情，误而供我之挥霍可也。以非我者之左手，误为我摩^④非我者之腹；以非我者之右手，误为我捻非我者之须可也。非我者撰之，我吟之；非我者吟之，我听之；非我者听之，我足之蹈之、手之舞之；非我者足蹈而手舞之，我思有以不朽之皆可也。

砚，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既已固^⑤谓之砚矣，我亦谓之砚可也。墨，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笔，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纸，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手，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心思：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既已同谓之云云矣，我亦谓之云云可也。窗明几净，此何处也？人曰：“此处”，我亦谓之“此处”也。风清日朗，此何日也？人曰：“今日”，我亦谓之“今日”也。蜂穿窗而忽至，蚁缘槛而徐行，我不能知蜂蚁，蜂蚁亦不知我。我今日而暂在，斯蜂蚁亦暂在；我倏忽而为古人，则是此蜂亦遂为古蜂，此蚁亦遂为古蚁也。我今日天清日朗，窗明几净，笔良砚精，心撰写写，伏承蜂蚁来相照证^⑥，此不世之奇缘，难得之胜乐也。若后之人之读我今日之文，则真未必知我今日之作此文时，又有此蜂与此

蚁也。夫后之人而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蜂与此蚁，然则后之人竟不能知我之今日之有此我也。后之人之读我之文者，我则已知之耳，其亦无奈水逝云卷，风驰电掣，因不得已而取我之文，自作消遣云尔。后之人之读我之文，即使其心无所不得已，不用作消遣，然而我则终知之耳，是其终亦无奈水逝云卷，风驰电掣者耳。

我自深悟：夫误，亦消遣法也；不误，亦消遣法也；不误不妨仍误，亦消遣法也。是以如是其刻苦也，刻苦也者，欲其精妙也。欲其精妙也者，我之孟浪也，我之孟浪也者，我既了悟也。我既了悟也者，我本无谓也。我本无谓也者，仍即我之消遣也。我安计后之人之知有我与不知有我也？嗟乎，是则古人十倍于我之才识也，我欲恸哭之，我又不知其为谁也。我是以与之批之、刻之也。我与之批之、刻之，以代恸哭之也。夫我之恸哭古人，则非恸哭古人，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。

序二 曰留赠后人

前乎我者为古人，后乎我者为后人。古人之与后人，则皆同乎？曰：皆同。古之人，不见我；后之人，亦不见我。既已皆不见，则皆属无亲，是以谓之“皆同”也。

然而我又忽然念之：古之人，不见我矣，我乃无日而不思之；后之人，亦不见我，我则殊未尝或一思之也。观于我之无日不思古人，则知后之人之思我必也；观于我之殊未尝或一思及后人，则知古之人之不我思，此其明验也。如是则古人与后人，又不皆同^①。盖古之人，非惟不见，又复不思，是则真可谓之无亲。若夫后之人之虽不见我，而大思我，其不见我，非后人之罪也，不